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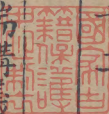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講義

代劉李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矣自揚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二

乙

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

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光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克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過絕之也故曰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克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克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之功用之久義理自明人慾自將退聽天地之所以

與我者廢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與切磋講究之而不敢有隱也

策

館職策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鮮不由試而進寒畯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既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地宜無待於試而給札玉堂厥有故事正欲詳詢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之學非止角空言而已也厥今多故類非一端

聖上宵旰於上三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未始於日不孜孜也鄰邦率心尋復和好謂三邊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國之士方懷憂隱夫竭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禦敵乃驕惰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既與蒙犯大石者無以異而供億浸廣殆未知善後之計召募敢勇嘗賴

其力講解之後何以爲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
於用名數繁繁何以為贍給之策慷慨既無
漕運又多不通然則欲為久遠之圖莫留屯若也
數十年來大畧可觀至于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
民則土曠人稀必至鹵莽將責之兵則操戈負耒
未免扞格又况流離顛頓之餘戍後驅馳之久其
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賦租勸之墾闢
然必藩籬既固民生按堵而後可為非可以遽舒
目前之急也裁楮為幣而價日削藏粟多閱而糴
日增時雨方通遺蝗復起事至而應則慮有噬臍
之悔先事而圖則孰為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悝之
平糴采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棗祗
之屯田以至昭義步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無
其說矧今更化方新而治效未著求言甚切而士
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敷陳碩畫嘉謀不患不見
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三有
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虞可弭也
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時慷慨之士相與
講畫利病又不過曰真冗而罔功財耗而弗贍二三

大臣訏謨於其上群臣百執圖議於其下亦既悉矣
吁亦嘗思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
蓋嘗汎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
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
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
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
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
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捨攘衆志
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盡
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 寶元 慶曆間中外多故

夏人畔命兵事繁興於是保教有軍武衛宣毅又有
軍始置於陝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
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為緡錢歲千萬而度
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劔而軍律
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類岌及而 仁宗潛
回默制造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
出於兵財之外故也 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
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變而新之志於彊兵則保
甲戶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
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已搖財將焉用人心弗

固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魚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於控御也雄淮之招難於膽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非擇將太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為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

戎付之以分闡即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不待敵鋒之交而魄先褫矣泗水之捷乘勝鼓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望風選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卷旆而趨矣昔之良將有馭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為功也而所向輒劔反甚於市人是豈兵之罪哉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非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鄴之徒用此道

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冬
峻秩假之以芻下材而處都節防團之貴兵未用
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
月自瑣闥而躡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
其事權也荆襄淮甸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
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效功實穰曰激
勵顏行不容靳此抑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
之士覬倖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
異亦勢然也官資陞轉動逾萬數祗以塞一時之觖
望而不計其窮誥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
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
雄淮之招固將為竦戎容壯邊備計也然徒賴其力
而紀律不嚴欲多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
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隧之練成精卒
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
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錄江湖福建來者置
置陳突鷄犬一空道路蕭條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
息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
立寸功而意氣陸梁寢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
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

曩者漕臣急於增戍創維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揆之
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為兵者不
若是之衆故浮脆寢弱得以桂名尺籍間舊兵失亡
者未除新兵增益而亡藝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
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
前者誅夷後者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
不嚴之過也雖然起弊有源揀弊有機夫列營分戍
坐糜廩稍稍軀思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效命
是豈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藉以
取辦椎膚剝髓困血怨恫平時亡以繫其心緩急何
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豐殖自私循前
日也伊欲鳧藻相歡投石思奮則培刻之禁蓋從而
中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閩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
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小或科歛絀罰隨之
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醜
旣難追咎供億寢廣誠為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累
盡公私赤立毫縷亡贏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
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他又
可知仰窺聖摹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蠹之目濬蓄
餘羨惟以賞功土心既愉國用亦濟今安邊置局廣

行拘權誠能毋狗近習之私樂伸有司之請點檢諸
庫本名激賞誠能罷內帑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
公至於宗藩戚畹之好賜可捐者損之掖連尚方之
用度可約者約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
何供億之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剽聞主將懲其
桀驁浸懷疏忌之心忌則愈疑疏則愈怨上下猜阻
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
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
惟准之冗固難贍給比嘗顓命王人稍加沙汰而分
隸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易支吾酌諸僉言僅

有一策蓋沿江諸屯虛籍萬計丙寅之戰此亡倍多
權臣重拂人情未始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
新及今舉行疇敢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改
隸正軍廩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
贍給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餼糧之乏閔漕運之艱則
欲講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和羅
以備具為計悉矣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有成規處
兵之法置為至要然民狎于野必邊鄙不聳之餘今
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逋既復民有莫居分給
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步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

陰有寓軍之實此斷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成效今欲祖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為博利然須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相視川源出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裕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非止一塗有如儲蓄於大家坏銷於工技闡出於邊閭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戶毀錢為銅之幣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稱提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

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凡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既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懍焉可畏者其敢不為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隉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立

夷狄窺覲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勢
爾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覲之則幾旬之間憂疑轉
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惘
惘幾不之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勢
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
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
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
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嘗於言責而
不撓於近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非必
靡然不自覺視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向避外朝之勢
偏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
則權雖在已未嘗不在人也適者柄臣氣蔽薰燎豈
一旦所能為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
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
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揆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
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悞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
徇北伐之舉童稚憂其必敗債帥之遣奴隸知其非
材而狠心自庸魯弗之卸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
下之勢如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
去公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

謗不如勿為愚不知口者檻送降附之人臣發委臣
之首通國譁然以為不可而上之人冒行弗顧何也
諉曰斷決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難與慮始則衢
室之間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秦之為得也軍興以
來民病極矣內地罷於轉餉邊畔斃於干戈民雖啓
啓不忍怨畔者以權臣實為之而上弗與耳今九
重屬精衆正協贊獨柰何為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
轂之下口誦萬端更相扇搖如難將作雖譁張為幻
盛世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
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止之果何異於偶語之

禁邪此下情之曰鬱愚所以慮人心

易動也

夫吾之

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搖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常
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
不敢桀驁乎今之議有則曰鄰邦華心盟好載講兵
殺將沈民寔可憫吁為是說者媮安目前可也經邦
長慮夫豈其然且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
幾見矣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
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
通亮之寇終淪變詐靡常迺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
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為國有人乎雖

然和未為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嬉愉樂爭厭其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於戶連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褻者也情親而勢易褻則巧佞易入干請易行巧佞入則主聽昏干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亡此患獨嘗竊怪邇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矣其漸誠不可長也闡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奚庸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卻東省之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姦倖尤非所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近非為身計為朝廷惜法度為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意少移讒誦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為天子不得自由之言有時而營惑矣正論不聞讒誦得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

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慮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淺未至蕩然亡所制也惟夫外迹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煽其欲熾之醜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燎原而不可遏菽狐歎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異已則教以攻偽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義之說胎變產既至于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志彼既為衆正之所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念蓋已萌於今日擯斥之初要不

容於不慮也元祐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也如此為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遏小人復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溫公光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為言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饒踣凡二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

朝廷以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
向者復澗右園田而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之
農習於鹵莽而不諳澗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
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
耳亡已則賑卹之一策其最急乎日者嘗命王人分
徃振業誠足見九重仁民之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
故上也獨不念長淮千里莽為丘墟彼其無聚廬以
託處也無牛以耕而無穀以播也小小振給綠手而
盡又將索之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
慮謀國者不過欲為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

由己之意充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
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
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
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為己之罪况居代天理物
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
上有揀苗卹患之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
委民溝壑而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
之死而不揀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
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

春以來所至早曠驚熱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
不入土者往往而是蝗蝗遺孽復出為裁良苗方新
賊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者也日者都城雨
雹為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為陰脅陽之證而兩
雹於夏其應為兵雖然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
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
歷歷可驗方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顛權政在
大夫萌芽於此故雨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
世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盛
陽之月為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

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姦惡用權陰類盛長

女和之時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於壬

哭流涕深陳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

變召和不在乎它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
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說邪戒私昵以防壅
蔽之患則變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
天召和之必括也竊聞兩雹之星變隨見占者以
為君臣俱不嗚乎天非獨愛吾石亦愛吾大臣矣厥
鑒昭昭不告語廟堂之上盍心所以答人心而解
天意乎上上淵默謙冲仰成翊弼自肯大臣待

之隆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
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
重不澤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
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為樂虛老歲
月坐失事機天意莫回災害沓降則天下之事將有
不可為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
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策問

問內外八事

試楊汝明喬行簡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

具西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七

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
求所以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為高第其望聖人遠矣而其
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畧如此
歟由果求藝聖人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
對則哂之意者不惟哂其為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饒
謹之餘憂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 皇上
厲精更化三載于茲矣向也挽回天下之勢於靡弊
膠轄之時若甚難矣而為力反易今也整齊百度於
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其難豈圖回

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難於前日歟夫修
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比歲早蝗今茲霖潦所以好
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諉之於數旣非格王正事之
誼驗諸證應則漢儒傳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
為感格之要和戎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
間弄兵跳梁相梗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
意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為
緩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豈尚有
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培養豈尚有
可思者乎禮義廢耻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而
首公盡節鮮得其入風厲之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
所以待將帥者不為不至而折衝禦侮未覲其效為
馭之行其孰當先曩者患民食之未充於是有限羅
之令又慮夫貧而瘁者無所待貲於是乎有賑濟之
令或謂疆有力者得之而罷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
今中都米石為錢者萬大農既亡贏儲平糴亦又未
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二麥而已麥或告傷又將
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良法其亦有
可尊者乎曩者患楮幣之日輕於是舉秤提之策而
舊吏並緣為姦漁奪吾民於是頒予民從便之

或謂命令數更適以滋弊其果然歟獻議之臣論說
百端問嘗命郎省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末流
之患殆弗止此其將何以據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
變捨攘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疆力迄用有濟
者蓋不少矣今君臣同心耆俊在列正大有為之機
也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遠圖者
不當以近效計歟 上方開廣言路樂聞忠規願極
陳當今之宜以副 明詔所為給札之意其無遜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試宣繪林垞

問恭惟 主上厲精更化于茲五年鄉也邊塵屢驚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九

羽檄旁午今以寧謐聞矣鄉也旱蝗仍歲米石萬錢
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以為安而有識
之士竊然深惟蓋可謂小康未可謂長治也然則厝
火積薪之防徹桑網戶之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盍
相與講明之可乎今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
危之大計者四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
衰陋固宜矣今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而當饋太息每
有乏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為無人及寘諸
錯紛紜之會顧未深愜人意者平時猶爾設不幸
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未盛不可

不論也。徃者軍事方毀，調度百出，國計之匱竭宜矣。今朝廷無大興，作尚方無大錫予，而主計之臣動以弗給為憂，楮價日削，未知稱提之方，桐牒日驚，不虞蠶食之害。平時經費，瘵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仰乎？此國計之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亦既甚矣。曩者培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牧守廉按之臣，差擇維謹，而元元愁歎尚若不安，其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蓋藏猶寡，一有旱乾水溢之變，欲亡捐瘠，淖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急？邊防之微，蓋有日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柄，軍政隳壞，亦其宜也。今總戎分闕之任，非材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何邪？聘覘交馳，旣難遽恃，萬一有風塵之警，果孰為之扞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其孰當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患豫防之策，舍斯時而弗為，後將有不勝為者此。聖天子所以亟聞昌言，而有司所以承詔發策之意也。其極陳當今之宜，以對無有所隱。

問郊祀 試李鳴復

問恭惟 皇上嗣服以來，屢脩元祀，神示嚮答，誕楊

無疆之休迺者 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祗見于郊丘
猶歟盛哉丕天之大理也蓋嘗考諸古而有疑焉舜
之肆類也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而地示之尊獨不
與祭何也記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說者以冬至
圜丘之祭為禘孟春感帝之祀為郊夫禘者宗廟之
事也謂之祀天既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
于戰國太微感生之說出于緯書曾謂虞氏之世而
有此子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
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得有
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以旅上帝
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為一乎王鄭皆
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所折衷乎繇漢迄唐
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大抵因訛踵陋不足考證
惟 我國朝繼天立極參酌古今斷為一代之典聖
子神孫率由舊章雖百世弗能易也而 元豐間廷
臣獻議顛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為非
者有謂人主齊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為廟饗為
失者當時蓋嘗採用其說止祀天于圜丘矣而北郊
之祭迺僅從攝事何歟輟景靈諸殿之朝謁矣而大
興 太廟之饗迺尚循舊制又何歟元祐中嘗議分

祀美而弗果行 紹聖 政和嘗行矣而弗克又意
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
改降動靜之間誠意乎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 皇
上祇翼一心對越無愧用能轉饒儉為豐登易躋震
為帖泰天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
未免其故何邪間者風霆之警象繙之愆一或微聞
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修德弭災為請
者 上皆俞之蓋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求其所謂
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之傳其亦有合
歟更化以來甚重館閣之選命有司給筆札歲不過
二三人士大夫過不諱之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偉
切至之言可以裨國論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
天孰得漢唐諸儒及我 朝群臣之諫論孰正孰偏
今日格天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于篇以備
上之采擇

問時政數事

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 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甫親聽

斷煥陽光於陰暄雷霆聲於淵默期歲之間更張百
度浸就條理迺者正月之吉始和奎畫爛然自天而
■ 民章奏彙集登進開言路也蠲邊昨力役之繁

敵都人行戶之害恤民隱也王印后家分置師儒以訓以迪睦親婣也三邊制閭繕脩戎備常若敵至固疆塲也嚴易卷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也又惟端平改元以采務革衆弊所以察吏寬民理財治兵者條目甚備而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稟令於是誕頒詔旨伴大臣諏訪以聞又所以作新群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圖安靜也喜怒專殺則有禁傲暴殘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治教之象下攷漢氏以立春下寬大之書皆因天時以新命令然未有舉大政數十條於挾日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

言路之開善矣然論建多端亦皆適當文書藂委未易徧觀必命近臣平處復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聽言之實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非人則德澤壅而不流必擇良吏以布宣之如黃霸之在潁川而後有裕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婣之教為慮遠矣然膏梁繻袴之習必欲陶之以禮義當如絳灌之議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長君少君之美不然則四姓小侯蓋嘗置學而近戚驕溢之患卒見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塲之固為備嚴矣然敵至而懼敵去而侮人之常情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

實而伸微之于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
則狡焉思啓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歟乎否也文
闈宿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魁壘竒傑
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楊綰賈至之議廢錢柳
舉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今夕中一禁其所得
者猶是人爾其又信然歟至若察吏覓民而下皆方
今之要務擷其尤大者言之國計之乏若何而能饒
邦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事旣興我雖欲靜焉能必
敵之不動保固新復之疆懷徠新附之衆其策將安
出乎魏絳和戎之請賈生餌虜之術其策果可恃乎
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 乙未南耆賦塲

問恭惟 皇上以溫恭濬哲之資輔之緝熙光明之
學儒紳濟濟日奉燕間時發玉音從容訪問莫非聖
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勉互進蓋得二
帝三王修德立治之本而揆諸大學一書尤脗合焉
故篤性命之奧而不遺事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

充智識之妙則物之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非毋不
敬揭之侑坐以代盥盥之銘凜然對越在帝左右則
意之誠心之正又可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盤
樂遊畋無縱逸之行此見於脩身者然也化行中壺
而私謁不形教孚外里而驕恣不作此見之齊家者
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而未茂然求之法度則
有未盡脩求之紀綱則有未盡肅吏雖屢飭而庶隅
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耗於浮費之殷兵病
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言治也疆狄鴟張而備禦
之實多闕中原雲擾而恢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

疵民隱不獲徹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
也夫修已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庶
幾乎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
帝欲闢大道之要蓋有意於窮理者而尊間行知何
為尚形伸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交攻蓋有
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縱欲何為尚煩魏徵之諫豈苟
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強特於暫者易而安固其守者
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可謂能檢其身而銅山之
賜乃或妄費顛宗抑後宮敕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
流水游龍之敢肆尚或喻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

義勝恩者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德有未粹
故效亦似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
皇上嗜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爭之臣凡有切劘
無不容獎茲又明詔有司俾取議論質直之士將登
進千庭而親策之雲章奎畫所以戒勵者至惓惓也
其為敷析大學本末先後之指與君德之當盡者若
何而加勉治效之未形者若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
盛而盡拚漢唐之美必有以仰裨淵聽者有司將拔其
尤以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宗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窟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貿軒裳斯足矣馯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岐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

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厥鳳
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
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
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
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
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
備萬善然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
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
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
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

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
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
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
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
天地也遠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
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

一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

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以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炭棘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傲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璆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即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為人子孫當以乃祖為念而述脩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惟能自脩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姪楊繼祖求字於余為本大雅之義字之曰子脩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從一念中流出故禱祈未效不可怠怠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效不可愠愠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己之未至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乎奚尤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己當彌甚曰神將舉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載間乎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

譴怒也為人子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敬畏惕
盍如何邪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
奇履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
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元前一日禱雨于仙游山
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
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
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
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志于學
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
趨亡遠不達窮山鉅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
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
蓋吾聞之善惡二塗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
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
義不能入此堯桀舜曠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茲
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
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脩身以道

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它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
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曰仁何莫
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
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
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
為心猶果毅焉生意不存朽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
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萌天理
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
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閭門則睦

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
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
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蠹
賊也蠹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
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意方
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劇壘之時也
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
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邪而烈於燎原之火
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
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

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入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取乎昔頴濱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以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一

六

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蓋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為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舜蹠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

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規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七

楊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文華予謂昔人二名蓋有與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獻之是也然之特語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文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曰謹如教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聞楊子有云實盈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之為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修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教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

學不可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者將曷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為己之學則當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為之說以授之俾知勉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

其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八

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已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至敬以

立其本歟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
有得於見聞之表旣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
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
而求之當有以啟子之未悟者顧某何足以辱姑誦
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說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
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
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
教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之若友朋之所以教

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果若何而區別耶先
生為講明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
請益厯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
而已堯舜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
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
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偽妄之
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
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
全體也虞書言字而不及仁倫語言仁而不及誠夫
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

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
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
道之要昔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
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
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為人之切歟夫中者性之
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慢易以賊之斯有時
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汨之斯有時而不仁矣
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
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
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殄寇讎如去蝨賊所以

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
人欲熄滅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
非仁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
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
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
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_至而豔於名中無本而役於外
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反
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體之以
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
謂而已是豈子之所望也哉

李自脩祝詞

丁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于學過
予粵山之麓請字焉為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脩而
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哉澹翁鄉黨稱
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闕探討服行是究是力巍巍紫
陽百代宗師英材雲從遠嗣泗沂君居其間寔曰高
弟得諸心傳親切超詣迺擢甲迺迺官儒宮藹然德
聲日大以崇厥志未醕奄忽颺逝匪君是懷實憫斯
世青輶之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
君以治命子欲稱是名可味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
治盍卽斯言繹之味之昔在魯子猶日三省矧是初
學可忘肅警子質雖敏必重以持勿保勿浮迺德之
基至珍且良結緣垂揀孰知其功它山之石爰酌古
訓字以自修琢之磨之至善是求欲身之修其必由
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道是師勝己是朋擇善固
執謹思篤行庶幾果齋典刑有繼服膺斯言罔或失
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以先
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選或謂君

盡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司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
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明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
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
昔聖賢不能無夢惟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
形亦莫非實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
夫常人則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清勝擾擾
萬端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輿馬矣惡饑思飲則
饗食而夢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
主父苾榮之歌叔孫堅牛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
基莫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一

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知之效而斷之曰至
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
生之類其孰無之而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
天之臯也故先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
一動之微而天理存亡於是為決豈不甚可畏哉今
請以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
其異而嗜晉之夢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獨惓
惓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也然則誠
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奚所自始曰自戒謹恐懼始
昔之君子畫參諸言行以質其學之進與否也夜者

諸夢寐以下其所得之淺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泳優繇日進弗止則將動靜一致也夢覺一如也夫然後為敬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謁余使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裸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琬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故欲名其子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說

微月墮西嶺燦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君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

方而所以為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
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
興中一篇貽之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
心者人之比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公先
生感興詩發明此理亦極其妙蓋衆星皆動而辰常
靜故能為二十八舍之主百體皆動而心常靜故能
為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然枯槁之謂哉寂然
不動者此心之躡感而遂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
動者如何爾以理而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為人
心道心之發純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
而未嘗不靜理為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
則雖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屬吾景辰者意或
在此故某也敢申言之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謂名於余子為命其長曰然父曰
渾又其次曰炎幼曰炤景辰曰四子之名敬聞命矣
字雖既冠之事然顧豫有以教之俟異時躡而祝之
也予謝不獲迺為之言曰夫火之始然其光熒熒沃
之則滅燭之則盈火有盈實義見楊雄解嘲其在於人善端初發
廣而克之斯暢以達然之字且曰克輝光之發積盛

乃致缸以出以薪沸蓄德之義篤實為先由美而大其序亦然燁之字宜曰實兩火相灑其執孔炎陽方而極抵以為愆必媿以水斯曰既濟剛柔相資繫德之貴炎宜字之以濟赫赫大明芳燭萬理燭火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溥惟私則偏以公滅私迺識其全昭宜字之以公予聞古之祝辭曰矣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齡雖穉其豫戒之勉女問學敬女威儀因言思義即名求實適觀厥成期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五

始予與九沍王君為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而字穎叔予疑為鍾山之別余從容語曰子之學以穎魯旬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邪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盍為我更之子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敬則去非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取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是非非之決豈必已形而後為趨舍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先聖以顏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異時因哀公之問又以不貳過
予之夫顏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
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即渙焉冰
釋矣此顏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吉而已而先儒
乃曰幾善惡何哉蓋凡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
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噓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
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
以察之其惻隱邪其羞惡辭遜與是非邪此道心之
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
之邪反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
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
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
為字王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友吳君少開豁有大志跡世俗迫隘若不足
已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
自名而舉于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
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于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
心大自足矣予尚奚言兩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

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乎水之
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
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
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
思義顯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
大而不為大予不為子願焉

俞深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齋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昔人
齋澹登深足則齋之為義可識矣今請仍子之名而
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為法焉故亦
以字吾子

孫子揚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予予語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
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
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為乾善不極為君
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
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改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
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為子字嗚
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

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
以為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誼易今名且告于西山僕真
某曰盍為之字予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徧也周禮
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氏曰秉國之均
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然則
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
者天下之至善也雖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
莫之能者有以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八

也其萌財鍼乎其害溢穹壤揚氏為我一毛弗捐白
圭壑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
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根之蠹避伏垣之盜疾
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兄吾靈臺則欲勝
而喪仁利滋而毀義嶮巖橫出焉得而平町畦角立
安得而一愛惡多岐又曷從而用徧邪故私者衆慝
之源而以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吾子敏學而好修
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子公為子字如何侯竦然曰
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為吾終身規予曰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譬之苗稼然浸灌滋培日加益而不自知是之謂長裕若有設張造作之心則是堰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焉君伯華問裕說於袁子時子盡教之至而復以問子予謂伯華而能充此心夫焉往不裕故以所聞告之

劉嗣忠命名說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九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樵全關皆震動建陽密接昭武人情尤憂危君獨傾貲募壯士為扞衛鄉井計嘗一再與賊戰劉其鋒昭武守王侯遂請于朝改宣教即知邵武縣時王師在汀劍諸盜次第平獨下瞿負固不服有司教諭之無降意君不欲累王師徑提所將兵擣賊巢拔柵欲入會日且暮衆寡弗敵死之招捕使以其事聞詔予一子官嗚呼君雖死其義凜烈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顧從而訾之謂其輕身以挑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者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敢與

之角區。蛇豕之群安能長驅深入。所至如蹈空虛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以議之。其不與人為善亦甚矣。賴朝廷清明崇獎忠義錄其子以官於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世君之子年雖幼而風骨不允蓋必能保其家故為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真某書

箴

思誠箴

為陳若虛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

其西山文集卷之三

二十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焉一真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執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

勿齋箴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子旣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
晝夜者三者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
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聞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
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
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林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
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不息之間斷而昏冥易
之忽際尤當致謹戒之功盖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
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
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
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廿一

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歲以自砥常凜
凜乎凜恫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 詔復潭州稅酒灑守 臣

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於無窮其

詞曰

洞連之南 衡嶽之麓 盤盤大都 維楚舊服

歲在元默 帝命下臣 錫爾麾符 惠鮮我民

予闢四門 視聽無隔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虔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
晝夜者三者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
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聞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
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
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
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不息之間斷而昏冥易
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益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
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
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特動靜交
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
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歲以自砥常凜
凜乎瘳恫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 詔復潭州稅酒灑守臣
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味歌於無窮其

詞曰

洞逶之南 衡嶽之麓 盤盤大都 維楚舊服

歲在元默 帝命下臣 錫爾麾符 惠鮮我民

予闢四門 視聽無隔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虔

夾說于郊 訪爾父老 女欲文言 女感女告

昔豐且腴 曰維樂都 今瘠而瘁 局其致諸

父老曰嗟 民瘼孔庶 若時權酷 斯患之鉅

為法穿民 莫如糟丘 欲措于安 維舊之由

迺案圖書 迺諏掾史 迺奏迺陳 請復其始

昔在中興 舍權而征 民既胥樂 官維省形

有臣棄疾 易征而權 正論盈庭 爭折其角

皇皇孝宗 有詔赫然 曾是藩臣 廢置可顧

藩臣為誰 前恭後丙 維利是漁 罔顧君命

科調紛紜 徧于屬州 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三

維帝命臣 邦本是殖 臣不以聞 其臯當極

天子曰嘻 念彼遠人 其可爾奏 往敷吾民

臣既承命 斟酌損益 爾俗所安 無改於昔

爾賦所入 則惟其輕 維以便民 匪曰取贏

爾有父母 孝養宜厚 歲時奉觴 以介爾壽

爾有宗族 若弟若昆 獻酬交歡 愛敬斯存

爾飲于鄉 少長是序 銷其爭心 復爾淳古

維以成禮 勿繼以滯 苟涵且滯 則匪太守之心

咏歌太和 沐浴膏澤 於斯萬年 毋忘我

天子之德 作此頌詩 竭于通達 維後疇臣

勿替引之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念不疾聖賢之待頑民
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
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亡負長人之寄矣

虛舟銘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群齋有小室名
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廼以為名余
怕然為作四言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廿四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泝泝長川縱其所之云誰有舡
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讙德人天游其中休休
我無愛憎物自春秋雨露零零孰知其德雪霜疑々
豈曰予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思懷哉兩賢心事可師
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
吾誰踈親子令自名豈其後人世塗漫漫濤激浪洶
往安子行萬變勿動

蒙齋銘

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蒙名齋西山使真某取
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之顯
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政遑息
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
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冒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
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
維靜而止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
有本如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茲是培其艸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登有此孫揭名齋靡
目繫道存養正於象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楮衾銘

示子志道

楮君之先滕同厥宗麻源湛盧豈其分封粵有智者
創之為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製為斯衾
覆冒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如席晝且難勝
况於永夕豈無纖續衣以厚繒擁之高眠可當嚴凝
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之厯弗給布絮一衾萬錢
得之冒繇不有此君凍者成丘我嘗評君蓋具四德
蓋兮春溫皜兮雪白廉於自鬻樂於燠貧誰其似之

君子之仁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
不軟而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
惟素可寶敝緼是慚豈曰志道奢不可縱欲不可窮
去筆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季倫之錦障
以德見欽何陋乎溫公之布衾怵心一開其流曷已
獸攫狼吞寔自茲始故曰儉者庶之本廉者行之先
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綱齋銘

為東岩王次點作

衣錦綉衣裳錦裘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
若是其晦為已之功無與乎外慄焉戒惕于隱于微
我欲亡愧匪斲人知充實光輝其積莫揜而我之心
惟一緇歛細人有善汲汲暴揚敝緼中闕文錦外張
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撲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
九八引詩聲臭泯然繇此其基淵乎旨欤聖學之妙
入德之門曰惟至要荷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
古人與倍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善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筵大哉敬乎
一心之坊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惑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冊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闢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心差眊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贊

自贊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廿七

游

莫笑顏顏蹙額只堪短棹扁舟明月一輪如水問君
還解傳不

袁廣微真贊

傳絜齋心得慈胡髓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為鄮山子
袁子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三十三卷

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政錢文季少卿維摩庵記

安濟坊旣成欲自為數語志諸壁未暇也偶得錢君此記其言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嗚呼斯言至矣使自為之亦何以過此哉遂以錢公舊刻榜于維摩室以示來者庶免有所感動而興起云

跋安吳二宣撫所稱安居士帖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乙

觀安吳二公之書則君之為一世奇士也可知矣予聞青城峨眉諸山徃徃有隱君子在焉而世人莫之識如安君者固有識之者矣而莫或用之卒留落東南以死其可惜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跋吳仲堅史論

余端憂多暇因疏古今興亡事數十條于讀書記將與兒姪輩講論其所以然仲堅吳兄見之過筆為一篇其學術有本源其議論有根據其文勢有闡關子再三讀歎息不能已政使自為之復何以過此哉雖然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變亦具以仲堅之學

力誠能充長不已則其議論文采又將以進乎此者
予將屢歎而未休也歲壬午孟秋十日某書以勉之
跋豫章黃量詩卷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此唐貫休語也予謂天地
間清明純粹之氣盤薄充塞無處不有顧人所受何
如耳故德人得之以為德材士得之以為材好文者
得之以為文工詩者得之以為詩皆是物也然才德
有厚薄詩文有良窳豈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詩
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
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潔之物世人中擾擾私欲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二

萬端如聚螻蛄如積糞壤乾坤之益氣將焉從入哉
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
其正也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虛也明也亦然予
嘗有見於此久矣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
然奚慮奚營當是時氣象何如哉温然而仁天地之
春肅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魚
而休與和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此予之
所自得未嘗以告人雙井黃子索其詩數百首謁予
於星沙予跡其人襟韻豁然若無所滯礙者故樂為
言之行乎勉哉異時望予之眉睫而知其詩之進否

年雖微子所以降于者豈獨詩也哉

書譙閔王事迹後

按譙王初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賊其後魏又攻長沙城中固守相持且百日翼戰死又遂拔長沙則翼之與城蓋相為存亡也魏又以檻車載譙王及易雄送武昌王既中涂被害雄之與王又相為存亡也二人者不獲從王之祀可乎又王之舉兵宜都內史周級使其兄子該詣長沙中疑魏又等攻湘州急王遣該及從事周崎問出求救皆為邏者所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

得崎既抗解楊之節該被拷至死終不言其故亦可謂志義之士矣該雖非王官屬然實為王而死崎既從祀該不當獨遺及王之被執佐吏奔散惟王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廷毀服以從不離左右雄既為人所殺階延執志愈固卒送王喪至都葬之而去三人者志節略同而雄又以死聞階既與祀矣雄與廷求援於甘卓卓留之不從非不忠於所事者及城陷王死乃為魏又別駕毀節事讎良所未諭今以劉翼易雄桓雄武廷周該並從祀于廟而黜鄧騫庶以已

君臣之大義使抗志不渝者知所勸而執節不終者亦知所戒云

跋章冠叟困齋記

冠叟以困名齋餘二十年前予此身未嘗困也今則真困矣易於澤魚水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窮達得喪制命於天世之以學自名者孰不知之一旦居窮處約焦然如鮒之在涸轍其能真委之命而不戚嗟涕沱者幾希蓋理未窮性未盡而所謂命者亦知其粗焉而已聖人於困之象不曰知命而曰致命致云者推致其極而亡一毫不至之謂也其指顧不

真四文集卷三十四

四

深執學者用力之方其亦曰窮天下之理而已爾理窮而后能盡性性盡則至於命焉理也性也命也亦曷嘗有二邪富貴而不知命志未嘗不鬱困窮而知命志未嘗不紓此致命之所以遂志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王女於成也冠叟其有味於斯言則天之所以厄冠叟者祇所以王冠叟也予方歸隱西山將以是自勉冠叟其亦知所勉欤異時望子之眉睫而知其志之遂與否也

推致其極本伊川說後見本義以致命為委致其命乃知推致之說

未盡姑記于此

了翁帖

李忠宣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
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賊
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
難者故雖嶺飯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處也况
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大極也
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
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大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
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
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
觀密察猶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
處喧寂為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鄭大惠飯牛集

予嘗為豫章番量題其詩卷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
人脾此唐賈休語也天地間清明秀傑之氣盤礴充
塞無處不有顧受之者何如耳詩曰瑟彼玉瓚黃流
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然後
能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垢汗萬端如聚蟻虻

如積糞壤乾坤清氣將焉從入哉清氣之入吾心則雖末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寫大化羅終高象道人所不到者乎黃生頗以余為知言吞口鄭君示予所謂飯牛集者其詩清絕可愛讀之如咀冰雪意必有得於此故書以勉之

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小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為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藉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六

跋張魏公不欺室銘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蓋耄期不亂如此故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張忠獻公作此銘於易簣之際其視武公尤有加焉王忠文公英公均為一代正人故其詩與銘大畧同旨後之君子有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當深味其旨

題蜀靜春與彭止堂帖併彭仲誠墨莊五詩後

靜春之學竊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
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菡萏浮香
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刑猶在謂仲尚為
斯文努力自愛說也

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蔗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
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
師復又為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
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
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七

跋却氏族系

却氏本末具見於春秋夫釋婦媿相敬如賓此其所
以興族大而侈情弃君命此其所以替然則一敬一
肆而家族之盛衰基焉亦可畏矣自春秋後數百年
而說頭于晉自晉後幾千年而太冶君復以高第有
聞于時東坡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
人則可至於百傳信哉侍郎王公既為辨其族姓之
所出于復為推其盛衰之錄以書于後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

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

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
何是黑風吹舡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
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
吹舡飄落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
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大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
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災患纏縛隨
慶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
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你如是觀則知補陀大
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楊君和父刊本以傳輒誦淺
聞下一轉語庶幾觀者不無小補云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八

吳

跋傳侍即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侍郎傳公奏議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
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
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
復論辨終之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學者平時
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
餌於前而刑禍怵於後鮮有不委已徇人而畔其素
學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知之不深守之不固
一絀而悔者有矣若再三絀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
於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亦無幾焉求

之於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即為卿典領餉事其去侍從無幾也晚為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它人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撻其鋒者而公以小臣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於好惡之私而其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揅漢之黨錮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傲倖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於是逆霧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公因失炎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道事一再昌言于朝乞論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是愈不合而罷斥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著大蔡上亦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於其職蓋公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驅馳而不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為諫官御史四年論

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財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租風烈嘗考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傅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識名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於魏氏遠矣今天子帝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摧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於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

某既幸挂名於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石鼓挽章祭文後

嘉定十年某自江東漕計移守泉提舶使者趙侯崇

度實攝州事侯丞相忠定公子也慶元初忠定公以

說去位薨於衡陽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某

時年十八九以進士游都城聞被誣始末已知切齒

痛忿念恨不請尚方劍以誅姦臣其後官于朝始獲

與公元子吏部游相好及來南復代侯為郡且聯事
又締姻焉間相與道初元時事往往語未終輒相飲
悽然泣數行下其曰侯知先相國所繇致禍者乎三
代以前元老大臣若咎夔伊傅姬召之倫皆福祿終
其身而慶澤流於後豈獨為善之報哉人心正而世
論公讒慝不行其間故也然周公之聖已幾不免羽
譙音曉之詩至今讀者猶為公太息吁亦危矣使無
雷電大風之警成王終不悔悟周之為周特未可知
也夫以周公之聖成王之明又當人心正世論公之
日且猶若是而况於後世乎則夫盡忠竭節之臣常

困於讒口而不能以自固其所也然是非者人心
之天可蔽於一時不能使不復於後日惟其復有蚤
暮故其禍有淺深其嘗竊論近世大臣功在社稷而
不免於難者有三人焉寇忠愍公司馬文正公與忠
定公是也忠愍權卻暴虜遺邊鄙百年之安天禧之
末羽翼儲后赤心如日而有雷州之遷文正乘熙豐
末流與民更始銷禍亂而開太平而其沒也有朱崖
之貶忠定以同姓之卿戮力帝室擊大明而東昇轉
危稅於反掌而有零陵之徙三君子盡忠於國大抵
畧同而受禍亦畧相似然雷州之行未幾

神文親

政讒者聖紬者舒公雖不幸俱沒而褒飾光榮誣枉
昭白故天下幾危而亟安忠定之斥十有三年權臣
顯執國命至于兵禍作生靈暴骨者數十萬而後聖
主赫然收還威柄伸久鬱之冤故天下旣危而漸復
獨溫公不幸更紹符崇宣之變群邪踵躡用事者三
十餘年卒之犬戎內侮二聖播遷然後是非以定故
天下遂亂而幾不可救由是觀之正人君子之進退
伸屈豈一身一家之利愚哉為人上者可以筌矣至
於小人之害君子其志本以微權利盜寵榮及公道
旣明卒亦不免故姦詐窮而丁謂竄咎既盈而蔡氏
僂罪黨極而仇胄誅皆流毒遺吳死有餘責彼三君
子者身沒而道光事久而功白千載之下望其風烈
如神人然是果孰為失得邪十二年八月侯奉詔守
邵陽將行以諸公所為忠定公挽章表詞示某曰子
其可無一言乎某謂公之勲烈不煇贊詠而明獨其
已然之迹有可為殷鑒者故樂為侯道之而其撫事
興懷感今悼昔又不勝其慨然也中秋日建安真某
敬書于忠獻堂

蔡真人誥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詔泉山清源洞冲應善利

靈濟真人加昭博之號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問僊祠靈官之著驗章灼者咸以

真人對臣亟禱焉未幾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禱焉又

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澤時至田高下稔腴皆告稔米

斗百錢黃馘稿項之叟謹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

靈實大茫吾土顧安獲此哉於是相帥以其事白於

州州諭于部使者下其書旁即審覆之如本州言乃

以聞天子嘉焉命有司撫其名之顯且大者以旌真

人之功嗚呼美哉謹按真人蔡氏世傳其系出晉司

徒文穆公謨文穆八世孫夔節度嶺南歸至泉以歿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三

子孫因家焉真人事唐為金部員外郎太原守晚棄

簪綬隱於州之比山修辟穀鍊氣之術以方技濟人

既仙去歲久而其靈愈章皇朝崇寧中始封虛應先

生紹興九年封冲應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

三年又加靈濟至是遂加昭博焉臣竊觀前世人王

尚道家神仙之說者大抵以希長年蘄福應徃徃受

媒方士為百代嗤惟我 聖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

凡老氏浮屠氏與山川祠廟之靈惟能時雨暘弭雷

沴有功於人者迺始錫號名秩祀典否則雖奇怪詭

特有不與焉蓋志在斯民而不自為此其所以諱絕

於為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
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倦倦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
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
久浸或剝缺齋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為亦言公
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
莆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
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况藹然仁
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溪續
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真某記

歐陽四門集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五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
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
黃璞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
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
以溲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
於黃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言乎抑惟璞之惑乎
二君雖魚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
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以致文自命者知黼黻
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
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

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患不縟何以修救為筆力
患不雄何以細謹為鳴呼倘誠若是則所謂文者特
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
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
誦先王言不惟頽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
其陋耶四門之謗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
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士也而有此吾為之矣
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說學者於無
窮也乃刊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庶幾
有補於萬一云九月庚子建安貞其書

谷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六

儲襄陽申請

右清源儲公行之鎮襄陽時所申請也昔有問守邊
於河汾王氏者王氏曰羊祜陸抗仁人也可使余謂
羊陸豈真能仁者哉然以其當戰爭之時而不為剽
盜牧據之舉其迹有近乎仁者是以君子有取焉至
於邊民之去敵歸已者則未聞其麾而距之也而近
歲之守邊者乃曰吾與虜和有日矣中國之民虜之
民也虜之民歸我而我受之是失信於虜也非昔者
羊陸不相侵之義也故寧驅之殺之而不敢救嗟夫
羊陸惟其能全彼國之民故世以仁稱之今其未歸

者雖曰敵國之民實吾國之遺民也殺吾國之遺民以媚敵國此不仁之尤者而曰吾以學羊陸豈不悖哉當開禧時權臣志在興事則以奴隸之材穿窬之智以其境而覘其民是以堂堂大國而為盜於邊也執事者誠懲開禧之失蓋亦謹救有司毋為邊民之盜足矣為邊民之父母獨不可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惻隱之心今吾遺民不幸而厄於虜之水火其危迫可憐之狀甚於孺子之入井而未嘗有為之惻然者已非復人心矣况從而驅之殺之是惡赤子之求乳舉而撲之地也嗚呼痛哉

以余聞之蓋為邊民而能以保民為志者僅二三人而公其一也始公之初至襄陽則已料遺民之必來而獻可納不可拒之說矣及其後也果有樊快明之事焉制閫之臣大書以揭于邊曰有入吾境者必殺無貸公於是時不敢為全身遠臯之計條三說以獻于朝曰快明之黨蓋二千六百餘人急之則懷等死之心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則邊民魚肉為隣境笑是吾國代虜受禍中原赤子苦其虐政相率未歸若驅而徯之死地則沿邊之人莫不痛忿是吾國代虜受怨河南豪傑朝夕且起聞吾殺附必懷不平之心他

日得志將移仇虜之心而仇戎矣是吾國代虜受讎
嗚呼公之為國慮者可謂切至也已使執事者因公
之言集衆思以圖長策必有以慰中原之心而弭異
日之患者柰何時論既殊而帥衆來歸者卒殞於邊
將之手而公亦以罷歸矣蓋方是時任邊寄者爭以
殺附為功而公之持論顧如此宜其落落難合也然
公寧不與人合而不敢不與天合夫好生而惡殺者
天之道也辜當殺古人猶不敢苟况於無辜而殺之
者乎余時方在金陵風霾漲天者累日氣入人鼻皆
酸意其必有異也未幾乃有以漢上之事告者撫膺
而喟者久之謂天道遠其果信然耶韞直迂愚夙所
痛悼因覽公申請輒復慨然有動于中而筆之卷末
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言也夫嘉定己卯十月三
日建安真某書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
僧契頌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僻絕徼之外元脩以
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頌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
契頌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
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

見君子至欲濟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
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
十日書于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旣而黨論起其人
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
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竒甚相見
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蓋
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淳屠下昌黎
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于後以發千古
一笑

真西文集卷之三

十九

顏魯公與郭定襄論坐次帖

按郭英又時為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此帖當是與
英又者僕不嫻書學未能辨其為第覺帖獨觀公秉
禮陳義以斥英又之驚而折朝恩之驕論正氣嚴凜
凜冰雪真可畏而仰也或曰英又小人公顧期之以
直諒毋乃失言也乎是不然君子未嘗絕人特人自
絕於君子爾英又始結朝恩後附元載自謂富貴終
身可保迄不免成都之禍世之依憑城社而視清議
為不足鈞者可以鑒矣

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
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議者謂夷狄相攻迺中
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
氣驕而勢橫別啟貪求必致生事宜申飭二府講求
經武備邊之冊庶免夷狄聞之可銷患於未萌嗚呼
公之言用於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金遼
交闕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女貞
一勝而橫近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為國遠慮雖
著龜弗若也因搢遺墨為之太息

正憲公忠誠為國與正肅畧同而所遇者異蓋正肅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二十

參大政時朝列多君子雖危言切論數與小人忤坐
是不果相然始終寵遇不少衰正憲登庸寔繼荆舒
氏曰珪曰確前沮後排其志弗獲一日伸然猶崎嶇
說邪中陰護正人力扶公論蓋死而後已以是群姦
切齒至興懷素之獄逞報復之私由今觀之公之清
名亮節皦如白日遺墨敗褚人爭寶之其跡鬼蜮之
徒身死名滅與鼠狗不異是果孰為得失邪提筦君
蓋公之諸孫方以材業著寔能世其家者然則吳氏
之興殆未艾也

陳慧父竹坡詩藁

昔王子猷居必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子猷行不副名見謂汗濁然則子猷固愛此君政恐此君不愛子猷耳今竹坡君並溪而廬種竹萬箇而有詩千篇好風涼月長陰其間此君有知亦當欣然為君一笑也達人真其為作歌曰萬玉兮森森清風兮滿林有幽人兮高蹈時擊節兮長陰長陰兮陸續鳳為起舞兮鸞為度曲羗此樂兮誰知雖簞瓢兮亦足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徃復者也當 乾道 淳熙間二先生

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已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况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昇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昇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脉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學之功馴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

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姑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
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
或在是故併及之

任漢州發策本末

嘉定庚午余與姑蘇黃公並直禁林暇日語余慶元
間營採發策事甚悉予謂任陳林三君子憤權臣之
顯恣奮筆詆呵而忘其禍之及黃公憫善類之蒙害
悉力全護而不計其身之危皆非賢者莫能為也會
公求去余適視草遂引是以留之俛仰十五年間公
與陳林二君不復可見獨任侯敝歷中外功名燁然
未艾也侯嘗反思當時所以策士者果何所為而然
於愛君之誠愼塞於中有不能自己者爾此即孟氏
所謂惻隱之心天理自然之發也克而養之勿雜則
異時格君事業特自是克之而已任侯其勉諸

楊文公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 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

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 咸平 景德

間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亦
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
凜弗偷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郭

郭也歟某蓬藿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迺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跡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許介之詩卷

予聞介之詩名舊矣咸甲申携其詩數百首訪予於星沙曰某之少也獲登平園誠齋之門二先生不予鄙也皆相期於詞章之域今齒日長矣懼無以副二先生之望柰何予愧其人昂然鵠立其論說今古媿

真西文集卷之二十四

卅三

媿不窮則為之悚然曰二先生之知子厚矣然予視子豈直詩人也哉其智畧縱橫可以參閭外之畫其雄辨慷慨可以使不測之虜二先生期子於詞章之域予將俟子以功名之會可乎雖然功名外物爾君子之所性有不與存焉子房孔明非義在於復韓仇討漢賊雖終身巖穴可也豈汲汲於功名靳以自見也哉士苟自重其身則允在外者舉不足計也然則予將進子於道德之場可乎蓋道德者君子成身之本功名則因乎時而詞章又其末也介之勉乎哉子先右丞公在艱難時事業雖不克盡究而嘉言直道

與李忠定公畧相伯仲天下以正人許之而潛心聖經作為訓傳則又有先儒所未發者介之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夫介之詩詞之敏麗則有諸公之題品在故不復云

胡子知言彙

孟子以知誑滯邪遁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揚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闕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直彙示余敬拜而書其後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四

十四

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為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為主履踐以毋自欺為本富執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真諸座側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彙

周丞相跋云某幼學之年已聞黜欽金公彥亨為名御史論擊權彊魚所避
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奏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己卯歲高宗以宗之

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
皇初即位春許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諫多聞年高而德
邵每與樞管歎其不後及使御史侍郎慶因為
某言政和宜和問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
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宗之來者
箭門聞舉古事莫不踈聽惟公在下坐教孺
其首卿人引故則云某事誤矣某事非也退
而考按信然蓋公於史博皆能默記叩之往
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知矣
至若端重試貢上不欺君則又有可記者特
表而出之某薰西掖之二日有旨詔容罷氏
進封本位官吏並合推恩內給止法人特與
博行即今壽成皇太后也時給舍每同御繳
較其審諾公妃嬪位非中官即醫流皆礙止
法前德壽推江上寬從賞今上聖恩並不轉
行止令回授以當論奏公歎曰君言是也近
夏賢妃位推恩其實未曉已書牘行下令恐
相戾君自繳奏可也某曰若爾尚當商量庚
申諸廷公與某偶皆以賊事留身初不知公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卅五

奏何事但望見公再拜殿上退而某升前至
榻前上迎勞云朕初謂卿止能文適公安
節說卿欲論婉容位轉行疑止能事不謂卿
剛正如此真全才也可便進文字來某然後
知公忠直不遜非又如與章既上御批依
奏夏妃位官吏亦令依條回授此事非獨著公
盛德壽皇可謂以諫如轉圜矣後三十四年
公之孫承直即錢司檢踏官麓示公文彙
求予一言敬題其後以補家傳之闕若公文
辭典雅如其為人識者自知何待贊也蓋國
元年九月日少沛觀文殿大興學致仕益國
公周某書 楊閔學政云某隆興元年冬請
吏部受署一日謁中書舍人詹鹿胡先生坐
未定門外傳呼重客至某坐屏齋房避之見
主賓四人皆鬢髯皓白衣冠峻整進退莊敬
以問先生之子泳精曰此為彥亨金公此為
龜齡王公此為邦彥陳公是時群賢充朝氣
象如此慶曆元祐間而茲四人者又其
選也其名曰著望之若神入然而某乃得以
瞻其聲尤私竊自慶以謂雖商山之皓何必

減焉後二十六年得金公之文藁於其孫麓
首篇蓋公所序交恭陳公藻誌銘也讀之終
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公之後才見此耳
蓋二相之文相為顛顛云敬書其後慶元
戊午季冬中幹日太十六
夫煥章閣待制楊某書

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
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著艾魁壘之士蛾冠委
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草
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
盛事為之三歎寶慶改元六月戊午朝請大夫新除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真
書

王舍人元石家傳

公諱介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六

五

故集英殿修撰王公為祕書監時其備教三館及遷
少宗正又以玉牒檢討與纂修之屬焉公不鄙其愚
所以顧待期許者甚厚故於公立

朝本末知之最詳今觀公之子楚所為家傳言言皆
實錄也嗚呼以公之忠誠亮節正學遠識使得盡發
所蘊施之朝廷其益詎可量耶而一時議論往往柄
鑿難合以故不能安於朝而去既去不復召者數
年而公沒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其嘗竊論公平生
所立蓋有汲長孺王元之之風恨世之知公殊少因

讀豕傳輒書于卷之末異時有良也者出未必無取於斯言云

趙浦城祖殿撰叔近遺事

予讀昌黎公所撰曹王臯碑未嘗不慨然壯其為人王之帥湖南也戎將國良以武岡叛辟諸道兵討之未克而王從一騎五百里抵良壁呼而諭之盡降其軍是王以一身而賢師徒數十萬也方杭卒據城以叛勢張甚趙公旁卽守爾擁兵眠成敗誰得而嘗之顧獨奮然投袂曉以天子威德使凶僞逆類悚焉動心脫錢塘生齒億萬於饒虎之喙功與曹王埒而艱倍之二公以帝室之曾遭時多難而能有所成就如此顧不憚哉然曹王卒以勲名自終趙公未幾即殞於媚嫉者之手有曹王之才之功而無其命蓋可歎矣 紹興間雖嘗白其沈寃追秩書殿而卹後錄孤之典迄為文俗吏所軋不果行尤可歎也然世未有屈於人而不伸於天者以公忠烈曾亡一命之賞以盡後而自孫及曾接踵科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以予所識若會稽別駕浦城大夫之才且賢蓋所謂王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彼媚公者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其後於異日自昔志士仁人所

為行立獨行而弗顧者以天為足恃而已嗚呼公其
可以亡憾矣夫

題李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

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
幾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今公晦仙
去已七年始於其第耘叟處見其手寫鄭伯元詩及
登太白墳所作用工之深乃如此然則詩之外其所
未言者豈少哉昔坡公謂吾於與可知之者蓋亡幾
其不知者不可勝計其於公晦亦云耘叟筆力超拔
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令人愴然興九原之悲云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廿八

紹定庚寅十月甲子西山真其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三十四卷

終

